

經濟評論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月十八日出版

第四卷



第十期

國際經濟雙週綜述

本社

時評

最近的物價蠢動

摘星

論金銀存兌辦法的改善

石見

專論

論經濟福利與政治自由

陳振漢

遠東幾個國家的國民所得

方顯廷

中國國民所得的編製及其編製機關

汪馥蓀

統計資料選輯

本社

經濟大事日誌

本社

每本售價

經濟評論

本期刊售每本五角

再度僵化的柏林局勢

東西兩集團關於柏林危機的嚴重爭執，已達三四個月之久，其間談判、擱淺、調停、碰壁，不知經過多少回合。到了上月卅日下午，柏林蘇佔區成立臨時市政府，並準備舉行市選舉，以組織新的議會。在這兒，西方列強一面趕緊演出對台戲的「西區」選舉，一面即向世界宣稱，以分裂柏林「最後的」——真正的「責任委諸蘇聯，好像自己毫無干涉。其實，這個問題不如這樣簡單，稍加分析，即知是非之所在。

人們都明白地知道，起先柏林危機的導線，是英美法區實施單獨的幣制改革，而全部問題的癥結，則在西方列強不顧蘇聯意向而進行復興西德區的戰爭工業。這即便在作為西方集團重要一員的法國，亦因最近美英過度扶持魯爾發展而感惶恐萬狀。這就是美國的戰略，在西區的事務，完全一意孤行，進行戰爭的準備；而在柏林却高調「合作」和「統一」，天下那有這等如意算盤？

本來在這最後僵化之前，曾有一度轉機，這即是賴伊和伊瓦特主張四強重開談判的建議被蘇聯接受着，但以美英法的拒絕而又告流產。據上月廿八日合衆社電，聯合國安理會主席布羅德里亞曾窮數日之力，再度擬就了一個調和方案，該方案原則上主張採用蘇佔區通貨與解除封鎖兩事同時進行，但另由安理會成立仲裁委員會，以調停爭端，並成立幣制委員會，以研討四強通貨管制的詳細技術問題。這些技術問題將包括：(一)關於發行銀行給予柏林所有各區的通貨和信用放款總額的決定。(二)關於保證提貨條

件，在給予柏林所有各區的通貨和信用放款方面，決不致於發生歧視的事情。(三)將由什麼機關代表四個佔領國家來執行四方面對於財務協議的管制。(四)四方面管制機關的職權。(五)列舉出應加以四方面管制的財務事項和區域。對於這個方案蘇方是拒絕仲裁委員會的設立的，因為所謂「仲裁委員會」者，實際上就是為美英利益有較大的轉圜之餘地，而西方國家亦仍堅持先解除封鎖而後談判的條件。這樣，怎能便這複雜的問題獲得解決呢？

國際經濟雙週綜述

本社

時評

最近的物價蠢動

摘星

平疲了三個多星期的上海物價，從上週末起又重呈趨漲的跡象了。上週食米雖因到多銷呆，北市白梗價由前週末的四百元跌到上週末的三百五十元，但其他重要商品可說一致報漲，下面是十二月十一日金融日報所載的一個市價比較表(單位：金圓券)：

品名	前週末	上週末	漲跌
北市白梗(石)	四〇〇元	三五〇元	⊖
兵船麵粉(袋)	一二四元	一三六元	⊕
大有豆油(桶)	七二〇元	八八〇元	⊕
藍鳳棉紗(件)	一一、四〇〇元	一五、〇〇〇元	⊕
龍頭細布(疋)	三八〇元	四四〇元	⊕
一二〇天橋人絲(箱)	九、三〇〇元	一二、五〇〇元	⊕
白報紙(令)	一五〇元	一六〇元	⊕
廿支大英捲菸(條)	三九元	三七元	⊖
固本肥皂(箱)	二八五元	三〇〇元	⊕
美麗火柴(箱)	一、四三〇元	一、五〇〇元	⊕

造成這一個物價重又蠢動的因素是什麼呢？最顯明的，自然是所謂上海人心的轉趨安定。宿蚌戰事雖還沒有到決定階段，但暫時的穩住，使京滬一帶的人士稍稍鎮定了些。跟着，美國西太平洋海軍總司令白吉爾將軍發表談話，決定派遣陸戰隊來滬保護美僑生命財產，這也給上海人一個幻覺，以為上海在美軍的「保護」下，在未來的劇變裏，可能又成爲一個安樂的孤島，於是遠走港台的大戶又紛紛返滬，南逃的一部分資金也有折回上海的趨勢。加上，兌換黃金因手續麻煩秩序混亂，已難如上青天，上週末財部又下令限兌十兩，聚集上海尚未南逃或逃後折回的資金，乃轉向商品市場，直接促成了這次平疲三週後的猛升。

但人心稍稍安定，物價就有蠢動趨勢，足見通貨繼續膨脹的威脅從沒有解除過。過去三週物價的平疲，與其說是政府兌放金銀收縮通貨收效了，不如說是十一月上半月物價劇漲過烈的一個反動，一方面表現爲一般市民購買力的急落，一方面表現爲市場籌碼的匱乏，銀根的奇緊，暗息的劇升，脫貨求現的熾盛。可是待繼續不斷增發的通貨數量及其速率追上了物價劇漲的程度，職工公教人員薪資調整，恢復了人民一部分的購買力(雖然比起物價來如此落後，如此微弱)，物

美英策動下的「聯盟」運動

美英一方面極力維持柏林的僵局，另一方面則在實施和策劃一長串「聯盟」，以便佈下天羅地網來捕捉他們心目中的大熊。前些時候的北大西洋聯盟，已由西歐五國奠定基礎，移到華盛頓去作具體決定。另一則消息則謂在貝魯特參加聯合國文教會議的前美國駐伊朗大使亞倫，以美國政府特任全權代表的身份，已啟程到德黑蘭；蓋美國近來對於中東特別感興趣，擬于最近草擬類似馬歇爾計劃的東西，以便「援助」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埃及，沙地阿拉伯，外約旦，葉門，巴基斯坦和印度等國而由亞倫在中東担任類似哈里曼在歐洲所負的任務。中東這一帶的油田豐富，且具有極大世界性的戰略價值，政權都握在極落伍的保守份子手裡，這一切，都是符合美國今天的政策的，故由「援助」而達成其羽翼之下的聯盟，亦為理所必然。

當亞洲大陸新的形勢即將誕生的時候，而素以遠東法西斯見稱的暹羅各報，認為如果華南一旦突變暹羅倘無外援，自不能應付紅色巨潮；如英美欲其安全無恙，不受共產威脅，則兩國自不能以發表友好的言辭即感滿足，而應予暹羅以充分的援助，如希土兩國所得的援助然。此項援助應包括軍事，電氣工業，農業及開礦器材在內；至于鐵路由于戰略目的，則應加以修復和添築。這個「小日本」真聰明，其投機之本領竟亦不在日本之下。它為什麼在這時提出這個要求呢？它看準了英美等資本主義國家，是害怕大陸上的新興勢力的，所以英國駐東南亞高級專員麥唐納頻頻拜訪曼谷，其目的，即在與暹當局會商英暹兩國在東南亞的共同防共陣線。且據星期泰晤士報外交記者消息，則更為具體，他以為遠東聯邦公約一當大西洋公約簽字後，即將開始談判；參加遠東聯邦的國家，將包括美英法荷，及英法兩國在亞洲的殖民地地內。初步及正式商談早已舉行，一週前英駐遠東地面部隊總司令李特希的赴西貢，即與法當局會商在東南亞的合作，據美國負責方面透露，遠東區域安全制，其內容與大西洋公約大致相似。

在聯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裏，印度代表則請通過一個為數一百卅六億美元的亞洲復興計劃，他說：「西方強國一方面要叫東方國家整頓內部，另一方面却不肯給予激勵，那實在是不公平的。如果說歐洲復興計劃已足夠確保世界不受國際共產主義的威脅，那真是謬極了。歐洲復興計劃或者可以把歐洲保舉一個時期，但要是亞洲沒有類似的計劃

價繼續的形勢，必然的要「故態復萌」了。

這種通貨膨脹嚴重又表面化的另一個跡象，就是上週銀根的普呈鬆馳，週初暗息行市徘徊在七角五分與九角之間，到週末下游至六角與七角五分之間，究其原因，除了南流資金受阻，外埠游資繼續到來外，主要的還是國家行局的大量支出。過去三週國庫收支逆差的益形擴大，是以想像的：商業蕭條，影響它本已微末的稅收，軍餉與公教人員的薪給的調整，又使支出頓增，而在另一方面，新財長上台後用來彌補赤字的一法實兌放金銀，成效又未見卓著；儘管往兌的人擁擠不堪，但秩序和手續成了兌放的「瓶頸」，儘管當局有兌放的意願，因兌放金銀而回籠的通貨是有限度的。無怪銀根普呈鬆馳了。

當局賴以支持「戡亂」財政，平穩物價，收拾人心的惟一法實既是兌放金銀，則如何改善兌換辦法，一方面求公平簡易，使一般小市民都有機會去兌換，一方面求兌放金銀數量的擴大迅速，足以趕得上按月的赤字，勢將為維持經濟殘局的當務之急了。

論金銀存兌辦法的改善

石見

其實，上週末的物價蠢動，比起一週來金鈔銀元市價的猛漲來，真是小巫見大巫。到執筆時為止，據說黑市黃金已接近「官價」的兩倍，銀元為「官價」的兩倍半，美鈔已三倍於官價了，這固是時局嚴重人心浮動的具體表現，但金銀兌換辦法的不善，每日可能兌出數量的有限，亦是刺激黑市價格猛烈上揚的重要原因。如今兌換的秩序和黑市猖獗成了惡性循環，黑市愈高，兌換愈兇，擠兌愈困難，黑市愈上揚，小市民稍有剩餘購買力而想換成金銀以便將來自保變應的，祇有望國行大門而興歎。最近財部下令嚴格取締金銀黑市，但若不迅速改善兌換辦法，則這步驟不過把地面的「黑市」驅成地下的黑市而已；對想保全購買力的一般市民實無補於事。

要談改善兌換金銀辦法，首先要問當局究竟有沒有限制兌放金銀的誠意和決心？如果當還有捨不得的意思，而因過去說過「取之於民，還之於民」以及「堅守幣信」的諾言而不便說不肯兌放的話，自然兌換的手續愈不便，兌換的地點愈少，愈合當局的意見，即說改善，也必敷衍了事，小民們自然也毋須存這份奢望了，可是如果這政府還有維持現階段的經濟殘局，收拾一部分人心的意見，甚之為了支撐「戡亂」財政，既然用了這個兌現法實，就得有誠意有決心的好好運用，不然，實効未收，對已經沸騰的民怨，又不啻火上加油。

老實說，當局每次的經財緊急措施，都是匆匆忙忙，事先沒有多少準備就公布了。待實行時，發生弊端了，修正補充又一再遲疑，坐失時機；等真的改善了而大勢已去。這次兌換金銀不過是一個例。上週末財部命令黃金每戶限兌十兩，原意在防止黃金集中在少數人手裏，但因並無其他改善辦法來配合，結果祇給人一個「捨不得」的印象，對兌換的情勢並無改進。傳說中的改善存兌詳細辦法，尚未見公布，在執筆時所知的，除了限兌十兩外，就是每人憑身份證存兌，在身份證上加蓋印章而已。

改善的原則，很顯然的在求兌換的普遍、公平、合理、簡易。為求普遍公平，第一、必須擴

共產主義終是要勝利的。而這個計劃的真正內容，是在循農業路線建立亞洲，以符合美英的願望，俾可騙取他們的援助。這樣的援助，對於亞細亞的未來又有什麼好處呢？很可能它反而幫助了帝國主義對遠東弱小民族最後的剝削。

走向更反動的日本政局

在日本，政局更日益走向反動的道路，其首相吉田八日晨在參院致詞，一則要求各參議員共同合作，以復興「日本帝國」，繼則稱參議院為「貴族院」。所謂「日本帝國」的含義是包括前被日本征服的殖民地內的，此一名詞在日本投降後官方早已禁止使用，而民主的外表，亦不許稱什麼「貴族院」；而今吉田以首相的地位，竟連這些外表的假姿態都不遵守，足徵他尚生活於過去的帝國迷夢中；其包藏的道理，實至深長。從這種意識形態的政權裡所發生的事件有三件值得注意。

第一、日本議會經徹夜的政治鬥爭，於上月卅日晨通過麥師授意的修改公務員法案，該項修正案將否定公務員的罷工及集體談判權。在這法案通過後不到十天，日政府即決定採取大規模裁員政策，對於公務員中的不穩份子一律加以肅清；據說受此次裁員政策影響的公務員將達全國總數的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左右。這就說明了當前日本政治是毫無民主氣味的，憲法案以剝奪公務員的罷工權利，籍裁員以進行思想整肅。

第二、日本勞工界不顧麥師總部的警告和壓迫，為了爭取生活，其罷工形勢，在全國十二萬七千左右煤礦工人的三天罷工業已進入最後一日後，仍無改善的希望。如資方無新建議提出，煤礦三大工會又計劃另一次波浪式的罷工。另一方面，全日本七萬五千金屬工人中的大部份，則於本月一日午後舉行四十八小時的罷工。他如約近二萬三千名的化學及纖維工業工人，亦準備在按奉了會命令後即行罷工。又全國郵務總工會頃又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下令各地方支部，即日開始要求冬季津貼。而全日海員罷工風潮，政府方面雖在努力設法解決中，然達到完全解決的程度，尚有若干距離，其中中央門爭委員會且有延長罷工時間的決議。並聞此等罷工風潮，已含有相當濃烈的政治意義，即為反對目前盟總與日本保守勢力的結合以壓迫勞工和進步力量。

第三、日本戰後之新興財閥，其氣焰之高不亞於戰前之三井三井等大財閥，例如因和電工事件而被捕的日野原節三，即係一典型的新興財閥。前據日大藏省方面就個人申報

增承辦兌換的行處，不僅中、中、交、農四個國家銀行在各地的總行可以辦，在幾個大都市也應准由四行的分支行處開辦，祇有這樣才能普遍，才能減殺一部份的擁擠現象。第二、每人限兌十兩，同時憑身份證，自然是求達公平普遍的方法，但必須再規定每一份身份證在某一時期內存兌的次數。例如第一次存兌後於兩個月後（假定）才能存兌第二次；或不規定次數，而規定存兌數量累積五十兩後，須於兩個月後（假定）才能開始存兌第二個十兩，這樣在身份證上不僅加上存兌的字樣，而且註明已兌的數量和日期，其次為求手續的合理簡易，申請和領取的辦法必須改進。現在一張申請書都有了市價，是否在手續上申請和領取可作一次辦？如怕擁擠，大額小額存款（黃金和銀元分開，十兩、五兩、三兩以下分開等等）可否分幾個櫃台辦？文武公教人員無時間去擠，可否由各人所屬機關總彙的向指定銀行存兌，使不妨礙他們的辦公時間和辦公情緒？據報載南京存兌金銀的新辦法有一個要點是須經申請手續核准後方得領取。怎樣核准法，我們不得而知，他這「一核」，可能產生不少弊端來，恐徒使有「核准」權的人取得不少「方便」。漢口改變存兌辦法，市民申請書由警局發給，這一來，恐怕問題更多，防了一個漏洞，卻開了另一個漏洞，實為兌換改善辦法前途擔憂。

美國是真正繁榮嗎？

與貧困動亂的世界相對照，是美國所呈現的表面繁榮，根據美國商務部最近報告的分析，美國貨物與勞務（全國總生產量）的總產量的市場價值在本年第三季內已經達到二五五、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創造了一個新紀錄。比過去的第三季的最高紀錄尚超出五、五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比本年第一季則超出一〇、四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其主要的理由則係由於聯邦政府援外支出的大量增加，以及維持若干農產品價格的關係。

個人收入達到二一三、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也創造了新的高峯，比第二季增加四、九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這主要的由於薪俸及工資表上六、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的增加。工資與薪俸的增加據說是反映就業的增加，沒有大規模的勞工糾紛發生，以及在本年第二季內所已議妥的工資的提高。

這個第三季國民總產量的貨幣價值的增加，一部份是由于價格的上漲，不過聯邦準備局在十月份月報中舉出本年中若干現象，證明整個物價趨勢已在下游，不過接着又說：「一九四七年第二季與一九四八年第一季亦有同樣的展望，在這兩個時期以後促進物價上升的許多因素仍然存在」。該局認為通貨膨脹的壓力在最近價格發展趨勢上已經減少，並指出戰後物價上漲趨勢到本年八月已告中止。自一月到八月價格增高平均每月尚不到百分之一；自十一月起糧食前批發價格比正月份低百分之九，農產品價格低百分之十，工業品價格比正月份高百分之三。

不論這些報告的真實性如何，美國的繁榮仍將屬於表面的，觀乎杜魯門總統最近擬成立研究並管制通貨膨脹的組織，即可知其內在的隱憂。而且這種表面的繁榮，又或多或少地依賴於對外的輸出，面對這個殘破動盪的世界，除了假名援助以求輸出以外，又有什麼希望呢！（今侯）



論經濟福利與政治自由

陳振漢

編者註：本文是去年五月寄來的一篇特約稿，因接作者來信，留未發表，現編者取出重讀一過，不僅未失時效，且更增加其意義與價值，故於此刊出。

一 社會主義與政治自由的衝突

作者在本刊第一卷第三期「論寡與不均」一文中，曾說過取消私產與獲得一種比較能適應生活需要的收入分配制度，對於人民經濟福利的增加，即在中國也是有裨益的。要達到這目的，可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漸進的方式，即是政府利用累進稅收來逐漸減低人民財富的不均程度，同時用財政支出來濟貧養老恤孤拯寡，舉辦公用業來救濟失業人口，這樣雙管齊下，假以時日，國民收入的分配可望逐漸能與生活需要相適合。一種是快刀斬亂麻的方式；便是實行社會主義式的革命，一舉即將財產收歸國有國營，由政府依照所認為適宜的標準，分配國民收入。

漸進的方法是現在英美所已經實行的方法，其缺點不僅是過於緩慢，（例如依據美國的遺產稅率，一家五百萬美元的財產須經過十五次的繼承，與至少四百年的時間方能減到十萬美元），而且在稅率超過一個程度以後，會鼓勵資產階級過度的浪費，阻礙整個社會的資本儲蓄。

如果實行社會主義，自然可以避免這些困難。實際上，對於一切方式的社會主義理想，改良分配制度是首要的目的。然而社會主義制度所能增進國民經濟福利的地方，至少尚另有兩端：（一）生產效率的改進或資源浪費的減少。（二）減少就業水準的變動或增加收入安全的保障。

資本主義制度下的企業家，對於生產技術的促進，本屬功臣，然近年來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生產技術的重要改良反大部成於國營或政府補助事業之手；另一方面，由於私人企業的生產目的在追求最大的利潤，生產的種類多寡與每一種產品的產量大小，俱未必能為全社會獲致最大經濟福利，商業廣告的畸形發達，尤屬坐耗資源而於國計民生毫無補益。這種種弊端，在社會主義制度之下，雖未必能消除淨盡，但大部份可以得到糾正。

失業，尤其是長期的失業，是英美資本主義社會最顯著的弊端。就失業的工人本身來說，這是人力的浪費，然而更重要的，這是對於全體勞動者的一種恐怖，一種對於生活權利的威脅。在英美，政府當然也殫精竭慮在謀對策，但最主要的兩種方策（貨幣政策與財政或公共事業政策）在實行時都有很大的困難，

不及社會主義的制度能較有效的消彌長期失業現象。

一個社會主義的制度，基於均貧富的理想，復能免除這些資本主義社會的顯著弊端（社會主義者尚能舉出若干其他好處），在現在已無人能予否認。因了最近十多年來的社會主義理論上的發展，以及蘇聯的實際經驗，社會主義制度在實行上的可能亦不復有人懷疑。現在許多人所不能釋然於懷的，是一個政治問題，便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每一個人是否將喪失或減少他在資本主義內所習有的一些行為自由，其中主要的是政治自由。這便是今日許多人所討論的政治民主與經濟民主，「一碗飯」和「一張票」的衝突。

J.R. Hicks 在其一近著中曾認為財富所代表的也是一種權力，「收入的不均是一種更基本的均——權力的不均——在人類社會所表現的主要方式之一。任何社會都有權力的不均；不然，我們真不容易想像一個社會能夠組織起來。在歷史過程中，這種權力的不均曾以許多方式出現——人主之於奴隸，封君之於佃客，地主之於佃戶，僱主之於工人，黨魁或領袖之於一黨黨員或工會會員，政治上的治者之於被治者。在這些不均現象之中，收入的不均比較沒有妨害的。……收入不均的限制固很重要，但對於未來人類的自由尤其重要的是不要以暴易暴，開門迎入別的魔鬼來替代它。」（*Franchise work of American Econ omist* 232-33）

Hicks 的話可以代表今日許多自由主義者的共同看法，與他們所同具的恐懼憂神。Hicks 所指的魔鬼是在充分限制或根本另立收入分配的制度以後，如果利潤制度與價格機構取消，則在消費者與一般勞動者，過去須忍受獨占生產者的剝削的，或是僱主的鼻息，現在須看統治者的顏色，這是以暴易暴。如在共產主義社會，根本連消費自由職業自由可被剝削，生活工作在受制，更是引狼入室。至於生產者，既喪失財產，復被剝奪了企業自由，也自然要談虎變色。政府的經濟權力龐大以後，在政治上自更可為所欲為。政府掌握了人民的勞逸飢飽寒暖，也掌握了他們在社會上的榮辱成敗，即使不用秘密偵察，集中營，又有幾人還敢去擯其鋒批其鱗，說當權者所不願聽的話，投當權者所不悅意的票？不幸在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其實際情形正是以為這種恐懼心理作證明。如果沒有從業，言論，信仰，選舉的自由，即使可以免於凍餒，得

到就業保障，或甚至生活水準能够提高，在自由主義者看來，不又是驅整個社會於奴役之境嗎？但是這種恐懼是否必需？社會主義與政治自由或民主政治是否立於不可並存的地點？下面的篇幅試圖作一答覆。

二 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的定義

鑒於許多類似的討論，往往在名詞上面繞圈子，我們特先在此對於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下一比較確切的定義。這些定義並不新奇，尤非作者所杜撰，所以特予表明者，完全只是為避免許多用通俗名詞說話所引起的無謂誤會。

所謂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是指一個人類集團，其中大部份的財產或生產工具，係歸此集團所有與經營。因為沒有私產，利潤目的不復普遍存在，市場與價格機構失其依據，生產工作（生產因素在各種用途間與在時間過程上的分配）與收入分配只有由集團根據某種目標出之以集團的計劃的進行。（A.C. Pigou 在其 *Socialism vs Capitalism* 中認為取消私有財產與利潤制度不一定須實行計劃經濟，然而如私有財產與利潤制度取消而不實行計劃經濟，則除非使整個經濟制度陷於紊亂至於不可收拾也是一個辦法外，我們實未見有其他可行的辦法。）當然目標與理想可有多種，因此計劃的集體程度也可有大小之別。有的集團可以認為應當尊重每一人民的選擇自由，讓他們自由的選擇消費物品，自由的選擇職業，有的集團也可以並此也不許可。現在一般論者大概把前一種情形叫做社會主義制度，後一種情形叫做共產主義制度（這當然只是名稱之別，與中國共產黨所實行的理想與政策無礙）。同一集團也可以在此一時許可某種程度的個人自由，而在另一時擴大或縮小。

所謂民主政治更是一個籠統名詞，一般人（也就是十八世紀的民主哲學）心目中的民主政治不外是指一種決議政務的制度上的設施，其特點是使人民自己來實行決斷，其辦法是由人民選舉代表，然後集合起來實現人民的共同意志，謀取人民的共同福利，這也就是林肯所謂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事實上這樣的民主政體不特並未在歷史上存在，也恐怕永遠無法實行的，主要原因在於所謂人民共同福利，在事實上往往言人人殊，不易發現，亦不易確定，而每人對於人生對於社會，可以各有理想，復其難調和一致。如果沒有一個共同福利觀念，則所謂人民的共同意志亦落了空。因為如果把共同意志解釋為個別意志的集體，這些個別意志必須以一共同對象（共同福利）作中心，同時又假定經過理智的考慮，方能歸納在一起。既無共同福利作對象，共同意志即失其基礎。個別意志本身既非理智考慮的結果，亦未必能歸納或調和成什麼結果。所謂理智的個別意志，就是每一個人須確定的曉得他的立場，並非隨意在喊口號，人云亦云，他要能够獲得準確的事實報告，獨立的觀察與分析這些事實，迅速的

獲致結論。事實上就是在英美，普通人民又何足以語此。近代心理學與社會學告訴我們變態心理的重要，理智行為的稀少，在政治上選民的行動大都決定於各種方式的競選運動的影響，平常一般人除非對於有密切身利害的問題，沒有興趣也沒有具體觀念。

簡單的說，在傳統的觀念裏，政事是主體，人民因事擇人以治事。現在既在實際上人民並非對於政事具有理性的共同意見，現代政治應當是專家政治，為什麼不能以人與政府為主體，人民但選賢與能，擇人以治事？人民只要能够在不受威逼利誘的環境下，能够運用自由獨立的判斷，產生政府，使政府對他們負責，有重大失職違法的時候便罷免它，這樣的政治，在我們看去，即可稱得起民主政治。當然這裡所說選舉的自由，是相對的。政客的競選選舉，可以比諸商人的推銷貨物，政治上自由或公正競爭（Free and fair competition）與經濟上的完全競爭（Perfect competition），同樣是可望而不可即的理想，各種方式的競選運動與政治宣傳，可以比諸花樣百出的商業廣告，但只要不以暴力脅迫，金錢賄買，人民所能選舉出來與罷免下去的政府，應可以稱得起民主政府。

三 社會主義與民主政治的調和

這樣的社會主義與這樣的民主政治能否調和？我們又須分兩層來考慮：（一）過渡時期中的情形與（二）實現後的社會主義。在過渡時期中的情形，復因轉變開始前的資本主義社會所達到的程度而異。

馬克思認為社會主義的實現，是資本主義制度高度發展以後所無可避免的趨勢，雖然他也承認中間需要經過暴力革命或階級鬥爭。這話在論理上與歷史上是否真實且不去談，但我們應當認識，資本主義社會不能自動的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而須用行動去促其實現，同時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愈具備有某些條件，這一過渡工作愈能平順，愈無平需暴力。這些條件便是：高度的財富集中（單純的通貨膨脹是造成財富集中的最有效手段），大規模企業的普遍化，證券市場的發達，股權與生產事業管理的脫節，企業經營的合理化或機械化等等——都是許多老一代的德國經濟學家如 Schmoller, Max Weber, Zitelin 及 Schacht 認為高度資本主義的特徵。在這些情形之下，財產階級的收入——年金，利息——性質與在社會主義下的養老金撫卹金相似，企業經理人才的收入亦只是薪俸，一般人民在心理上在態度上也比較接近於社會主義，社會主義者也就能够獲得政權，在上述民主方式下推行社會主義政策。反之凡愈未具備這種條件的，便愈需要暴力來促使社會主義的實現，同時所須經過的這種暴力階段也愈為長久。暴力本身便是火藥氣息很重的名辭，革命鬥爭等字眼所代表的也是強制威脅等與上述民主的定義相水火的情形。所以除非在有成熟的社會主義條件的社會

裏，執政黨得以一紙命令平和的取消大部份的私有企業以外，在過渡時期內，政治民主是談不到的。我想，所有的社會主義者也不諱言這一時期中一黨專政的必要。不過近來的社會主義者，基於經濟上的理由，大都主張高速度度的社會化，不把過渡時期拖延得太長。如是，在資本主義基礎薄弱的國家，縱然在短期間內，有專政甚至於用暴力的必要，他們也希望把犧牲減至最小限度。

至於已經建立了的社會主義社會，我們便看不出與上述民主政治的原則有什麼相違反的地方。上面說過民主政治主要的主張內容是並不衝突的，這主張可以激進，也可以保守，可以是社會主義，也可以是其他主義。誠然在社會主義社會裏面，主要的政治問題的內容必然與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不同，這裡不再有個別利益（如重農重工，保護工業與出口，生產者與消費者，）或公私利益的衝突（如獨占與競爭），等待政府去調整管制，但另有一套問題（如資本積儲率，社會所得 Social Dividend 的分配原則）需要解決，為解決這些問題，社會主義社會也自然要有選舉，政黨，國會，內閣及首相等等政治機構。民主政治的條件，似乎只是這些政治工具的產生須符合上面所述的原則。

若就個別問題來說，一般所怨憤的一些基本自由（如消費與職業的選擇）的消失，根本不在我們的社會主義社會定義之內。現在一般社會主義者大致也都承認這些自由應受尊重，因此認共產社會是不民主的。當然，定義與信念都不是事實的保證。而且就是政府能尊重消費自由，消費者能利用大小不同的貨幣收入，從市場選購消費品，並不就是一切生產事業與資源分配，悉以消費者的偏好高下為依據。蘇聯在一九三五年以後，取消定量分配，恢復消費品價格制度，可以說是尊重消費者有選擇的自由，然而生產事業的種類與每一類的比重，却另有政治軍事上的考慮以作依據，這可以說是消費者有選擇的自由，却並沒有在資本主義競爭價格下消費者所享有的理論上的主權（Consumers' Sovereignty）。在資本主義的競爭機構下，在理論上一切生產事業的目的在供消費者需要，如是當需求增加，通過價格關係，生產量即應增加。但在蘇聯的情形，消費者的偏好與消費品的價格並沒有這種作用。固然蘇聯政府始終認這種情形是不正常的狀態，極非他們的本意，他們也預備俟情形許可時立即改正這種

情形，做到真正消費者的偏好高於一切，視需求情形以決定生產的地步，事實上如果能有限度的民主機構，人民也將不許可這種情形存在。在消費者僅有自由而無「主權」的情形，政府在出售與生產貨品時勢須有不同的價格，前者用以對外，後者用以對內（使生產成本與政府的目的相一致），這種雙重會計價格的存在，是政府的生產目標與人民的消費偏好相左的有力證據。人民如能運用民權，一定不會容忍這樣的政府。我們不能根據蘇聯一時的情形遽而判斷這是不可能的。在現在的英美社會，消費者難道真有「主權」嗎？消費品不是藉種種商業廣告而推銷嗎？財富階級的慾望不是較貧民的能得到滿足嗎？商品的生產數量與價格與其說是決定於需求不如說是決定於獨占生產者的打算更為適切。但我們不能因此而完全抹煞消費者需求在資本主義下的長期與潛在影響。

私有財產及其運用權的喪失，是否合於民主觀念的問題，已見於上面關於過渡時期的討論。現在所尚待注意的，只是政府獲得支配生產工具的權力以後，是否可因此權力的增加，恣意妄為，連人民的選擇自由也不尊重？這也就是工人所提出的問題，是否一種新的權力的不均會來代替舊的財富的不均？

在資本主義社會內，財產私有的確是對政權的一種約束。現在這種約束不復存在了。人民是否只有顛倒匍匐於獨裁勢力之前？這問題本身是無法答覆的，但如果真有獨裁者想篡竊權位，社會主義與計劃經濟的存在與否並不增損多少他的權力。有志者事竟成，他如果需要這一種工具，他就可以就地製造的。另一方面，一種機構的存在，却未必即被濫用。譬如警察所以維持治安，亦能為非作惡；而我們並不懼怕警察，怕他們會晝夜來濫捕我們去槍殺（過去有幾個大城市裡面的類此之舉希望只是非常舉措）；同樣電燈電力所供給我們的便利在平時我們也不相信公司當局一定會特別不利於某一用戶或某一市區的待遇（近來許多城市中停電黨政軍機關得以獲免，也希望不是常例）。威逼利誘可以引人就範，但在各國勞工運動史與民權革命史中，也自有威武不屈，實踐不移的大丈夫。大體上說，在社會主義之下，生活比較安定，收入比較平均，人的尊嚴也比較能够提高與維持。

三十六年五月，北平

遠東幾個國家的國民所得

方顯廷

一 估計的性質

測量一個國家的富裕程度，和它經濟構成性的質，可由國民所得的情形來察攷；比較兩個國家國力的強弱，和它們經濟發展的階次，可由國民所得的相

對高低來衡量。我們在這裡，根據所獲得的資料，把遠東區域內中、日、印、菲、印尼、錫蘭六國的國民所得，加以分析。

這六個國家都有它們國民所得的估計。這些估計，有的是私人研究作出的，有的是政府機關發表的。它們所代表的年份不同，在估計上所採的方法和所用的定義也不一致；因此，在作比較研究時，很多方面受到限制，甚至至於影響它們可信賴的程度。

中、印、錫蘭三國的國民所得估計，首先是由私人方面研究作出的；如劉大中著「中國的國民所得」一九三二——三六年（一九四六年出版），魏我著「印度的國民所得」一九三二——三三——三六（一九四六年出版），魏我著「British India 1931—32 Macmillan, London, 1940」，與達氏著「一九四七年錫蘭經濟調查」(B. B. Das Gupta Economic Survey of Ceylon For 1947 未發表稿)。這幾種估計以外，中、印、日、菲、印尼等國政府機關亦有估計發表，在中、印、日三國復根據此項估計來推算以後各年的情形。

日本經濟聯合會在一九二九年發表「日本的國民所得」一九三〇——三九一年一書，為根據內閣統計局在第二次十年普查所作一九三〇年的估計推算而得。美國戰事轟炸調查團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對日本一九四〇——四四年國民所得有一新的估計，發表在「戰事轟炸對日本戰時經濟的影響」一書內。

馬尼刺普查統計局一九四七年出版的一九四六年菲律賓統計年鑑，對一九三八與一九四六菲律賓的國民所得，作了一個比較性的估計。此項估計，在「美菲金融聯合委員會報告與建議」中，復加以修訂。

波拉克 (Dr. J. P. P. Lakshmi) 為荷屬東印度董事會在一九四二至四三年準備了一篇報告，此項報告一九四三年在紐約油印，定名為「荷屬印度的國民所得」一九二二——三九年，嗣應印尼政府中央統計局之需，在一九四七年摘要用荷文寫成一短文形式發表。

上述六國國民所得的估計，因每國受所可獲得資料質量的限制，故它們各有不同的處理方法，同時各採取了不同的對國民所得一概念的定義。

先就日本來說，前面說過，日本經濟聯合會對一九三〇至三九年國民所得的估計，為就內閣統計局在第二次十年普查所作一九三〇年估計的一個推算結果。其前一個國民所得的總額，為依「因素成本」(Factor cost) 所計算的全國淨總產品，其中減去政府的利息支出，並隨國外支付而加以調整了的。在多數產業部門，則為根據總產品減去「中間產品」(Intermediate Products) 來計算的。美國戰事轟炸調查團所用的定義，除很少的例外外，與美國商務部所用的全國總產品相近。

再看菲律賓，前面說過，菲律賓對一九三八年與一九四六年的國民所得，

有兩種估計，一為菲律賓普查統計局 (Bureau of Census and Statistics 簡稱 BCS) 的估計，一為美菲金融聯合委員會 (Joint American Philippine Finance Commission 簡稱 JPAFC) 的估計。BCS 所採的定義，為按市場價格計算的實際國民所得，加上他國讓與未經付價的各項目，包括美國剩餘資產軍用設備與聯隊的物資轉讓等，及對菲律賓軍隊的現金支付。現金支付增加個人方面的「所能支配的」所得 (Disposable Income)，財產轉讓增加消費物的供給與資本和存貨的投資，故總和起來稱為「按市價計算的國民所得或產品加國外的讓與」。

就印度來說，魏我所採的定義，為所有貨物與勞務的總價值減去在生產過程中所耗用的貨物與勞務的價值，再減去折舊、間接稅、對國外投資者的股息利息支付等各項。惟因統計上的困難，折舊不易計算，尚未減去。故為按因素成本計算的國民所得。魏我一九三一至三二年的估計中包括緬甸（因在一九三七年前印緬未分裂），而不包括印度聯邦 (Indian States)，印度政府一九四二至四三年的估計，則除去緬甸與印度聯邦。

就中國來說，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估計所採的定義，為總可用資產，其與按因素成本所表示的所得不同之處，為它包括了國外資本的流入一項在內。該所對一九三三年的估計，為採用客觀法 (Objective Method)，但對一九三一至三六中其他各年的估計，主要為利用各項指數推算而得，可能發生很大的差誤。在計算各項產業的淨量時包括了金融業利息所得，未免重計，故總淨產量中須將此共同項目減除。該所巫賈三氏，以後發表兩篇短文，對同時期的數字稍有修正，並加入戰後一九四六年的估計。在一九四六年的估計中，巫氏以「所能支配的貨物與勞務」一詞來代替總可用資產，同時剔除外債及國外捐助一項以按因素成本來表示國民所得，稱為「所能支配的所得」。此項估計包括中國本部各省及東北在內，但未列入台灣。

劉大中氏的估計，時期與巫氏相同，包括一九三一至三六年，同為就一九三三年推算其他各年。劉氏完全根據全國總產品及其價格計算，因缺乏折舊與間接稅的數字資料，故未進一步求淨國民所得。其估計方法為各產業的所得相加求出總值，巫氏亦係如此。但以所獲有關生產量的資料只有二十二省，其他省份包括東北、察河、新疆、蒙古、西藏等的數值，就它們的人口與二十二省總人口的比例求出，假定每人平均產量是相同的。

就荷屬東印度來說，國民所得為下述三類人所得之和，即印尼人、外來亞洲人（多數為中國人）與歐洲人的所得，並包括政府的所得與外人投資企業利潤在內。故其定義為按因素成本計算的所得加應付國外股息利潤。因各島經濟組織的不同，爪哇與外部各省的國民所得，分別計算。

最後就錫蘭來說，達氏對於戰前一九三七與三八及戰後一九四六與四七，均有估計，因關於生產所得消費與儲蓄各方面都少統計，故上項估計只能視為粗略的近似值。估計出口貨物生產的所得即視為等於總出口價值，在計算非出口貨物的所得時，也是用同樣的方法；不過為分別推求出口貨物生產與非出口貨物生產的所得，難免不無重複計算之處。在估計服務的所得時，為大略的平人均報酬乘以獲得報酬的大略人數。上項估計，指本國人民所產生的所得與外國人所產生所得合計而言，但分開此兩部分却不容易。外國在錫蘭的軍事支出未在其他項目計入者亦包括在所得計算之內。故達氏所估計的所得為按因素成本所表示的全國總產量加國外軍事支出。

二 戰前戰時與戰後的變動

關於中、菲、錫蘭、諸國國民所得戰前、及戰後的變動，印度國民所得戰前及戰時的變動，以及日本與印尼戰時所得的變動，亦有估計，在各國均因物價上漲而使國民所得的價值呈一致的上升，但按實物數量表示則呈不同程度的下降。

中國——依一九三六年價格表示，中國的國民所得全體區域包括台灣在內平均下降約百分之九。二。農業所得為最主要部分，一九四六年佔總所得比例百分之六二、七，下降約百分之十一、七；商業所得為次要項目，佔總所得百分之九、七，下降約百分之十一、五；依次製造業佔總所得百分之七、二，下降約百分之三十二、二；鑛業與冶金業佔總所得百分之〇、四，下降約百分之七十一、一。製造業與鑛業時下降比農業與商業來得大，表示工業生產力之劇烈降落。

但在另一方面，有三種產業部門的所得，却比較前（一九三六）增加，自由職業（在總所得中佔百分之二、二）增加百分之二八、四，公共行政（佔總所得百分之七、一）增加百分之六六、四，金融業（佔總所得百分之七、一）增加百分之二〇〇、三。戰時軍隊數量的擴充，公教人員的增加，通貨膨脹下貨物囤積投機的倡盛，與戰時稅制對會計師與律師需要的增加，此諸種因素使一九五六年國民所得平均較戰前下降未超過百分之九、二。

表一 中國一九三六與一九四六國民所得的比較

業 務	中國國民所得戰前戰後比較		增 減 百分比
	1936 (百分比)	1946 (百分比)	
農 業	64.5	62.7	-11.7
商 業	1.1	0.4	-71.1

業 務	1938	1946	增減百分比
農 業	9.6	7.2	-32.2
製 造 業	0.8	0.1	-90.3
交 通 運 輸	4.0	3.7	-16.2
商 業	10.1	9.7	-11.5
金 融 業	1.1	3.7	200.3
住 宅 服 務	3.6	3.6	-9.9
山 區 農 業 服 務	0.8	1.2	28.4
家 庭 服 務	0.5	0.8	-
公 共 行 政 服 務	3.9	7.1	86.4
總 計	100.0	100.0	-9.2

菲律賓——根據美菲金融聯合委員會的估計，菲律賓國民所得實物產量的下降約百分之十四，如按一九三八年價格計算，則價值由一九三八年的一、一六三萬萬菲元，降為一九四六年的一、〇〇六萬萬菲元。農業所得下降約百分之二四，其他產業下降百分之三三，而服務則增加百分之三三。

表二 菲律賓全國總產量，一九三八年與一九四六年的比較（按一九三八年價格計算，單位百萬菲元）

業 務	價值 (單位百萬菲元)		百分比		增減百分比
	1938	1946	1938	1946	
農 業	482	1,472	41.4	45.6	-24%
製 造 業	52	202	4.5	6.2	-15%
交 通 運 輸	60	60	5.1	1.8	-65%
商 業	60	194	5.1	0.6	-88%
金 融 業	72	6	6.2	0.6	-90%
住 宅 服 務	30	120	2.6	3.6	+38%
山 區 農 業 服 務	137	331	11.8	10.2	-13%
家 庭 服 務	83	249	7.1	7.7	-7%
公 共 行 政 服 務	38	54	3.3	1.1	-67%
總 計	1,163	3,228	100.0	100.0	-14%

表三 菲律賓國民所得在各部門中的比例分配 1938 與 1946年 (按當時價格計)

業 務	價值 (單位百萬菲元)		百分比		增減百分比
	1938	1946	1938	1946	
農 業	482	1,472	41.4	45.6	-24%
製 造 業	52	202	4.5	6.2	-15%
交 通 運 輸	60	60	5.1	1.8	-65%
商 業	60	194	5.1	0.6	-88%
金 融 業	72	6	6.2	0.6	-90%
住 宅 服 務	30	120	2.6	3.6	+38%
山 區 農 業 服 務	137	331	11.8	10.2	-13%
家 庭 服 務	83	249	7.1	7.7	-7%
公 共 行 政 服 務	38	54	3.3	1.1	-67%
總 計	1,163	3,228	100.0	100.0	-14%

各產業及服務的相對地位，在此時期內發生了變動，如農業、牲畜、漁業、製造業、職業、軍隊服務、家庭及個人服務等，均趨於增高，而林業、礦業、商業、運輸交通業金融服務政府服務等，則趨於降落。

錫蘭——錫蘭一九三八年與一九四七年國民所得的估計，係各按當時的價格，我們把它均折合為一九三八年的價格。為便於比較起見，我們復將農業所得按輸出價格指數折算，因出口農產品所得占農業所得的比例，一九三八年為百分之七三、一九四七年為百分之七一。在其他產業方面，因缺少適當的較好的指數，我們就用哥倫坡(Colombo)生活費指數來折算其他產業所得的價值。輸出價格指數，以一九三四至三八年為一〇〇，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上漲為三三〇，而哥倫坡生活費指數，以一九三三至三九年為基數，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上漲為二五二。依此調整，按近似一九三八年價格計算的國民所得如下表：

表四 錫蘭的國民所得一九三八年與一九四七年(百萬盧比)

按當時價格	農業		其他產業與服務		總計
	一九三八年	一九四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四七年	
按當時價格	三三九.九	二六七.二	二六七.二	二,〇〇九.二	六二七.一
按近似一九三八年價格	一,二五四.二	七五五.〇	二,〇〇九.二	二,〇〇九.二	六二七.一
按近似一九三八年價格	三三〇.一	二九九.六	二九九.六	六七九.七	六二七.一
增加百分比	五.六	十二.一	八.四	—	—

顯然的，錫蘭的國民所得並未因戰爭而下降。但錫蘭的一般經濟情況，却甚受戰爭的影響。因錫蘭主要為一輸出國家，在戰後進口價格指數，上漲遠超過出口價格指數，使她在貿易條件(Terms of Trade)上大受其虧。以一九三四至三八年為基期，進口價格指數在一九四七年漲為百分之四八八，而出口價格指數在僅漲到百分之三三〇。就各產業與服務在國民所得中的相對地位來說，一九三三至四七年中，農業與政府服務增高，而所有其他項目均下降。

表五 錫蘭各經濟部門在國民所得中的比例分配(一九三八年與一九四七年)

價值單位)	農業		商業運輸		自由家庭		公共		外國在錫	
	一九三八年	一九四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四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四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四七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四七年
價值單位)	359.6	55.0	74.0	10.0	13.0	12.0	32.2	71.0	—	627.1
按當時價格	1,254.2	160.0	160.0	26.0	22.0	20.0	42.0	390.0	25.0	2,009.2
比例	57.4	8.8	11.8	1.6	2.1	1.9	5.1	11.3	—	100
比例	62.4	8.0	1.0	1.3	1.1	1.0	2.1	14.9	1.2	100

印度——印度的估計，包括兩個預算年度一九三一至三三與一九四二至四三(由四月一日至三月卅一日)，緬甸與印度聯邦不在估計之內，在此時期內國民所得由一六、六一六百萬盧比增為三四、二三〇百萬盧比。根據加爾各答總售指數(一九一四為一〇〇，一九三一為六八，一九四二為一三一，一九三一至四一增加百分之二二.六)加以折算，當一九三一至三三全國產量為一六、六一六百萬盧比，則一九四二至四三為一七、七七二百萬盧比。由是在此十年內增加百分之七，把此時期內人口的增加放慮在內(約增百分之十)，則雖因戰爭使就業與生產增加，印度的國民所得不僅未有改善，且見降落，其原因在於農業產量未能成比例的增加之故。

表六 印度的國民所得一九三一—三三與一九四一—四二

價值(按當時價格)	農業		有組織產業		無組織產業		其他項目		總計	
	一九三一—三三	一九四一—四二	一九三一—三三	一九四一—四二	一九三一—三三	一九四一—四二	一九三一—三三	一九四一—四二		
一九三一—三三	8,885	1,630	1,640	4,461	16,616	17,730	5,500	3,940	6,690	34,230
一九四一—四二	53.5	9.8	9.9	26.8	100	52.1	16.1	2.5	20.3	100

日本——一九三三—三九與一九四〇—四四的兩種估計，是不能比較的，前一估計由日本經濟聯合會所作，為就內閣統計局一九三〇年估計的推算，所指的是按因素成本所表示的淨所得；而後一估計為美國戰事轟炸調查團所作，所指的是國民總所得，兩者所採的定義是不同的。

表七 日本的國民所得一九三三—四四(十億日元)

日本經濟聯合會估計	1933	1939	1940	1941	1942	1943	1944
價值(按當時價格)	22.52	24.52	39.80	42.70	52.90	54.70	82.40
美國戰事轟炸調查團統計	126	145	171	184	236	267	325

表八 日本各經濟部門在國民所得中的比例分配(一九四〇—四四)

價值(當時價格單位十億元)	政府支出		私人資本形成		消費支出		總計
	一九四〇	一九四四	一九四〇	一九四四	一九四〇	一九四四	
一九四〇	8.0	10.8	19.1	26.7	39.8	42.7	52.6
一九四四	19.1	26.7	7.5	11.1	27.3	28.5	54.7
比例	20.1	26.3	12.8	10.8	67.1	63.9	100

在日本發動對中國戰爭初期，物資產量有劇烈增加，但此種增加至一九四

○年停止，以後隨着太平洋戰爭發生而生產趨於下降。一九四四年日本政府曾作極大的努力，對人力與資本資源從事高壓與榨取，以求增加生產，應付危局。在此數年戰爭期內，強迫緊縮私人消費支出來膨脹政府的支出，據上表一九四〇至四四年，政府支出由百分之二〇·一增為百分之四八·三，私人消費支出由百分之六七·一減為百分之三八·二。

三 每人平均所得

根據所有的資料，使我們要粗略比較遠東各國每人平均所得，也不大可能。第一，各國對所得所採的定義就不一致，其次戰時及戰後價格水準的劇烈變動，和外匯統制的普遍應用，又給我們加上一層困難。但是，遠東各國每人平均所得的大致情形是很清楚的，它是完全符合一般的看法的，即每人平均所得與工業化的程度與人口比例分配發生密切關係，故日本每人平均所得最高（至少戰前情形如此），中國最低。居於兩者之間，按次序為菲律賓、錫蘭、印度、與荷屬東印度。我們在這裡，根據已有的資料，用貨幣價值比較穩定的美元作計算單位，來比較一下上述六個國家的每人平均所得。

日本——自太平洋戰爭發生，日本與西方東方各國的經濟和政治關係，愈趨惡化，在國聯統計年鑑上，日元與美元有匯率記載，一九四一年為最後一年。在日本一九四〇年到四四年的國民所得估計中，我們選擇一九四〇年來作比較，因為不僅在該年日元有對美元的匯率，同時美國戰事轟炸調查團該年十月一日對日本平民和軍隊人數有一個估計。一九四〇年日本本部的國民總所得為三九、八十億元，按當時美匯率（一日元值美元二三、四四分）折算為九、三三〇億美元，該年平民人口為七千一百四十二萬，軍隊數目為一百六十九萬四千人，日本本部的總人口約為七三、一百萬人。由是該年日本本部每人平均所得為一二八美元。因一九四〇—四六美國零售物價指數上升百分之五四（由九一增為一四〇），到一九四〇年的每人平均所得一二八美元，一九四六年應為一九七美元。但目前日本的國民所得與一九四〇年相較，無論如何是大為降低的。

日本的工業生產指數，根據麥師總部所編製的，由一九三二到太平洋戰爭發生之年（即一九四一年），一直是上升的，此後即連續下降，日軍投降時指數降落超過一半，由一九四四年的一五四·八降為一九四五年的六一·五。一九四六年再減一半，變為三一·五。直到一九四七年才開始再上升，成為四〇·九。一九四六的指數和一九四〇相較，僅為一九四〇的十分之一。誠然工業生產只包括礦業與製造業兩項，但二者已佔一九四〇年日本國民所得的百分之四四·二。又一九四六年日本的工業人口雖有一部分未能充分就業（即 Under-

employed）或被農業所吸收，該年的國民所得必為劇烈下降的，由此我們可結論說一九四六年的國民所得下降超過一半，同時因日本人口的增加，每人平均所得將更縮小。一九四〇估計的每人平均所得為一九七美元，則一九四六年將減為約一〇〇美元。

菲律賓——根據美菲金融聯合委員會的估計，一九四六年菲律賓的國民總所得為三、二二八百萬菲元，其中減去四六九百萬菲元的折舊，國民淨所得為二、七五九百萬菲元。在此一數目上，另須加上「國外匯與」五〇一〇百萬菲元，其中二七四百萬菲元為美軍剩餘資產，六四四百萬菲元為美國軍事援助貸款，九百萬菲元為聯總救濟物資，由是一九四六菲律賓的「所能支配的所得」為三、二六〇百萬菲元，美菲金融聯合委員會假定該年菲律賓人口為一千八百五十萬，會估計出該年每人平均所得為一七六菲元，此較按一菲元折合〇·五美元，等於八八美元。

錫蘭——達氏估計錫蘭一九四七年的國民所得為二、〇〇九、百萬盧比。一九四六錫蘭人口調查發表數字為六、七百萬，故每人平均所得為三〇〇盧比，一九四七年每盧比等於〇·三〇二二五美元，故該年每人平均所得為九一美元。

印度——根據印度政府的估計，印度的國民所得，除去緬甸與印度聯邦不算，一九四二—四三（由四月一日至三月卅一）為三四、二三〇百萬盧比。又根據一九四一年的人口調查，該區域內的人口為二九五、八百萬人，假定人口每年增加百分之一，則一九四二年應為二九七、三百萬人，由是一九四二年每人平均所得為一一五盧比，按一盧比等於〇·三〇一二美元折算，等於三五美元。估計一九四二—四六年期內美國零售物價上漲百分之二十三（由一一四增為一四〇），則一九四二年的三五美元，一九四六年應值四三美元。

印尼——根據波拉克的估計，荷屬東印度的國民所得一九三九年為二、九三三萬盾，按同年人口六九、四百萬平均，每人所得為四二銀盾。再按一比銀盾等於〇·五三四四美元折算，等於二二·四五美元。一九三九年至四六年期內，美國零售物價上漲百分之五六〇（由八九增為一四〇），故每人平均所得在一九四六年應為三五美元。

中國——中國一九四六的國民所得按一九三六年的價格計算，為二四、七三七萬萬元（戰前幣值），而一九四六年的人口為四六一百萬，故每人平均所得為五四元。按一九三六對美匯率一元等於〇·二九美元折算，等於一五·九五美元，估計一九三六至四六年期內，美國零售物價上漲百分之四五，則一九四六年每人平均所得應為二三·一三美元。此項數字與上述各國比較實為最低的一個。

四 從產業看國民所得分配

上述各國國民所得的估計，並未有一劃一的產業分類作標準，印度的估計只根據四大項目，即農業有組織產業，無組織產業與其他項目，荷屬東印度只有對印尼人的所得估計，是根據產業劃分的，而對外來亞洲人與歐洲人的所得估計則無之；在此種種限制下，加上各國的估計在年份上又不一致，很難作劃一的比較。下面我們勉強作出六個國家按產業分類的國民所得分配表：

表九 遠東六個國家國民所得在各產業間的比例分配

	農業		礦業		製造業		運輸業		商業		金融		自由職業		公共服務		家庭		其他		總計
	農業	礦業	製造業	運輸業	商業	金融	自由職業	公共服務	家庭	其他	總計										
印尼 1939	76	—	—	1.4	6.7	—	—	7.5	2.3	6.0	100.0										
中國 1946	62.7	0.4	7.3	3.7	9.7	3.7	1.2	7.1	0.6	3.6	100.0										
錫蘭 1947	62.4	—	8.0	1.3	8.0	—	1.1	16.1	1.0	2.1	100.0										
菲律賓 1946	59.6	0.6	3.6	1.6	10.2	1.6	2.2	12.9	—	7.6	100.0										
印度 1942	52.1	—	—	—	—	—	—	—	—	49.9	100.0										
日本 1939	15.9	2.9	41.3	5.9	25.3	—	—	—	—	8.7	100.0										

上表指出所得在產業分配上有兩個顯著不同形態，在一方面，以工業最發達的日本來說，她的國民所得比例分配，農業只佔百分之十六，而製造業佔百分之四一·三，商業佔百分之二五·三〇，在另一方面，以農業國家的中國來說，她的國民所得比例分配，農業却佔了百分之六二·七，製造業只佔百分之七·三，商業只佔百分之九·七，在農業國家中又可按生產集中與分散程度而區分為兩種形態，如中國製造業與運輸業所獲取的所得，比菲律賓與印尼來得大，從運輸業所獲取的所得比錫蘭也來得大，而菲律賓、印尼與錫蘭從幾種特種輸出農產品所獲得的所得，又遠比中國為大。

五 國民所得與資本形成

所得不用於消費，即為儲蓄，儲蓄用於投資，即成為資本，在中國與日本兩國的國民所得估計中，又可看出資本形成的情形。根據下表所載各年日本的私人資本形成數量，一九四〇年私人資本佔國民所得百分之二二·八，一九四一年佔百分之二〇·八，一九四二年佔百分之九·五，一九四三年佔百分之三·七，一九四四年佔百分之三·五。

表十 日本私人資本形成數量一九四〇—一九四四年（十億日元）

一九四〇	一九四一	一九四二	一九四三	一九四四
4.5	4.7	4.7	7.9	10.0

住宅建造	0.4	0.5	0.3	0.2	0.1
外匯結存	0.2	40.6	☆	40.8	1.0
總計	5.1	4.5	6.0	7.5	11.0

在中國國民所得的估計中，曾用「支出法」(Expenditure method)求總可用資源，但因關於投資支出方面的材料不易獲得，僅有消費支出的估計，將消費支出由總可用資源中減去，即作為國內外投資淨額加國外資本流入之和的近似值。其估計如下表：

表十一 總可用資源的支出一九三二—一九三六年（百萬元）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消費支出	24.173	23.014	20.441	20.000	21.675	25.288
國內外淨投資	698	808	424	4617	4573	1.472
總可用資源	24.871	23.822	20.865	19.443	21.102	26.758
消費支出比例	97.3	96.7	100.1	103.1	102.7	94.5
資本形成比例	2.8	3.3	0.1	3.1	2.7	5.5

由上表可知中國的資本形成數量，極為有限，此因人民的所得水準太低，故儲蓄傾向小而消費傾向大。是以在一九三二至三五年，因世界經濟不景氣的影響傳及中國，甚至發生負投資現象，而即在戰前最盛之年（即一九三六年）資本形成也不過佔國民所得的百分之五·五。

六 總 結

本文所述各國國民所得的估計，因為一則各國統計不完備，很多只能代表近似值，二則各國對於國民所得一詞的定義與解釋又不一致，故難免發生很大差誤，我們在應用這些統計時須特別小心。

上述六個國家，除日本與印度外，國民所得均指按因素成本計算的淨所得而非總所得，即由總所得中減去了折舊和間接稅兩項，在淨所得中，各國還包括各有的規定項目，如菲律賓包括「國外匯與」，中國包括「國外資本流入」，印尼包括「應付國外股息與利潤」，錫蘭包括「外國在錫蘭軍事支出」。

從戰後國民所得的升降趨勢來說，中國和菲律賓，戰後一九四六年和戰前相較，一降低百分之九·二，一降低百分之十四。而日本的降落尤為厲害，約降低百分之五十，在印度與錫蘭兩國，似呈增加趨勢，印度在一九三一至四二年中增加百分之七，錫蘭在一九三三至四七年中，增加百分之八·四；但關於兩國人口的增加，他們的每人平均所得恐未見增加，甚或略有降低。

關於各國每人平均所得，在戰前柯爾克拉克 (Colver) 也會有一個估計，他所用的估計單位，稱為「國際單位」，即一九二五至三四年間平均每個美元所能購買的貨物及勞務數量，根據他的估計，日本的每人平均所得為三三三國際單位，英屬印度為二〇〇國際單位，中國為一〇〇—一二〇國際單位，戰後沒有可用的資料拿來比較，但他們的絕對值即令發生變化，而相對次序是不會改變的。根據一九四六美元購買力作標準來計算，我們已看出目前日本的每人平均所得仍最高，依次是菲律賓、錫蘭、印度、印尼、而中國最低。

中國國民所得的編製及其編製機關

汪 馥 蓀

一 本文主要討論中國今後國民所得的編製問題，因為討論編製問題涉及到編製機關，所以把兩點合成一個題目，編製機關的討論，究竟是附帶的，我現在先把這一點簡單地加以說明。

二

中國的國民所得，現在還停在民間研究的階段。目前中國僅有的兩個戰前國民所得估計，一個可以說是劉大中先生個人的隻手工作，至於中央研究院所作的一個估計，原來並不代表官方的估計，後來因為聯合國向我們要國民所得的數字，才會促拿出來應急。從那個時候起，中國政府才配起來政府發表的統計數字中，國民所得的估計是一個不可忽略的數字。這究竟是一個健康的發展。英美和蘇聯，國民所得的研究最初都是胚胎於民間的，中國開始估計國民所得，比人家落後了三四十年，但是政府願意自民間把這一份工作，接收過來，究竟是一件可喜的發展。現在政府機關願意做國民所得的估計的，至少有三個機關，我願意在這裏敘述一點事實：第一是現在中國有了一個國民所得與國富聯合研究會，這個會由政府各統計機關和中央銀行聯合組織成立的，發起的是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前些時我有機會看到中央銀行草擬的中國中央銀行法，其中有一條是中央銀行經濟研究處有編製中國國民所得的權責，我想中央銀行發起組織這個中國國民所得聯合研究會，和這一點大概不能沒有關係。其次是主計部統計局已經草擬了一個中國國民所得估計方案，並且根據這個方案正在着手試估前年的中國國民所得，中國今後如果同時有兩個機關做中國國民所得的編製工作，自然是再好沒有的。因為有兩個獨立的估計，可以互相比較；容

在各國國民所得的構成上，只有日本大部分的所得（一九三九年佔百分之六六·六）來自工業與商業，其餘各國均以農業所得為主，農業所得佔總所得的比例都在一半以上，如印度為百分之五二·一，菲律賓為百分之五九·六，錫蘭為百分之六二·四，中國為百分之六二·七，印尼為百分之七六·一。關於各國的資本形成，除日本外，他國在數量上都極微小，在中國一旦外來資本流入停止，甚至發生負投資的現象了。

易發現估計的正確程度。我之提出編製機關這個問題，是假定中國應該只有一個官方估計時，這個工作究竟應該由誰担任，比較適當。我說應該只有一個官方估計，並不是完全沒有理由。因為國民所得的數字，要借兩個獨立的估計比較才能發現牠的正確程度，那是指數編製的初期或者在統計材料非常不完全的情形之下而言，這兩種情形都不應該算作正常情形，我們如果從遠處作眼，實在應該確定那一個機關有長期編製國民所得的權責，那麼在目前兩個預備做國民所得的政府機關中，我選擇主計部統計局，也就是說：今後政府編製國民所得的工作，我主張由主計部機關担任。主計部統計局是政府各部門統計集中的地方，這對國民所得的編製，純粹就材料的搜集利用而言，是一種便利，但是這並不是我主張主計部統計局編製國民所得的主要原因，主要的原因，我是放在主計機關的主要職權上。大家現在都承認政府支出在維持一個國家經濟穩定的重要性，這是說私人的收入支出和政府的收入支出，往往不能完全合拍，有時私人的收入支出支出不平衡，要靠政府的收入支出，作適應性的調整，有時是政府本身收入支出不平衡，必須政府設法使私人收支作適應性的調整，然後整個國家經濟才能穩定。前一種情形的例子太多，譬如上次大戰以後，這次大戰以前，這一段時期，英美政府的收支多半屬於這種類型，那時人民收入，納了稅，吃喝花消以外，還有大量的儲蓄，民間自己找不到投資的出路，政府遂不得不大量舉辦一些公共工程以吸收這一筆沒有出路的資金。這是政府收支適應人民收支之一例。後一種情形，不必向外面去找，我們自己十年來的經驗，就可以作一個最好的說明，這十年當中，我們政府收支總是不平衡的，十年以來我們身受通貨膨脹的痛苦，自然是政府支出超過牠的收入，其實，更重要的是我們的政府沒有使全體國民的收支作適應性的公平調整。最明顯的例子，是政府對外國貸款乃至施捨援助的時候，豪門的資本却跑到外國銀行的賬頭上躲起來。所

以今天政府收支預算，忽略了全體國民的收支情形，大概是行不通的，這對於主計機關，是一種痛苦，我說要現在的主計部統計局或者以後的主計機關編製中國國民所得，說得近點，是求這種痛苦的解除，說得遠點，也是我們自己或者我們的下一代不嚐再我們在過去十年所身受的痛苦。

三

我要提出中國今後國民所得的編製方法和我主張主計機關編製國民所得這一點極有關係，如果中國今後確定編製國民所得的機構是像今天主計部這樣的機關，那麼他在編製的方法上，至少不能忽略一點，那是國民支出的分析。也就是說我們從主計機關所估計的國民所得數字中，一定要能夠看到國民以其所得作消費或投資種種支出的情形。這并不一定要估計每一個人的消費支出或投資支出，因為社會的生產，一方面固然是所得的來源，一方面也就是支出的對象，所以如果我們能夠估計全國的淨生產和淨生產中消費物與資本物生產的比例，國民所得和國民支出的數字，就可以同時得到。主計機關如果採用這種入手的方法，對總本身的好處可以說是非常明顯的，因為這個方法正告訴我們政府某一筆支出，是不是影響人民的支出，這個方法正告訴我們政府和人民的總需求（支出），應該怎樣調整，才能適應全國的總供給（所得），以求經濟的穩定。其實這都是極粗淺的說法，政府的預算如果不僅求政府本身收支的平衡為已足，如果政府的着眼處，是在通過政府的預算，求整個國民經濟的平衡，那末政府除了必須知道全國國民的收入和國民的各種消費和投資支出以外，還必須知道政府支出對國民收入的關係，國民收入對國民消費支出的關係，國民消費對政府收入的關係，這一連串關係是要經過長時間的統計才能計算出來，我們現在對於主計部統計局，當然還沒有這種要求，不過現在主計部既然打算開始做國民所得，他應該為這種長期的分析，定下一個基礎，也就是說將來主計機關給我們的國民所得數字，一定要能夠從那裏面看得出來各種國民支出的實際成分。具體的講，主計機關擬定的估計方法，一定要從國民生產方面入手，有了全國的最後產品的生產量 (Final Output)。也就等於有了全國的國民所得，從這個統計中，分析各種個別生產，也就等於分析各種支出的對象，如果我們的總生產中只有一袋麵粉，和一部機器，那末我們的所得就是一袋麵粉加一部機器，我們的消費支出是一袋麵粉，投資支出正用來購買一部機器，這是估計國民所得，同時也是估計國民支出，所得與支出原來是一樁事情的兩面。

四

主計部目前所擬的方案却完全不是從這方面入手的，這個方案，我在前一

個月的國民所得聯合研究會上，曾經翻閱過一遍，他主要是在直接計算各種所得的形態，如工資、薪金、地租、利息、利潤的數字，譬如工資，就拿工人總數乘平均工資率代表。利潤就拿資本額乘平均利潤率代表。把各種所得形態的總和加在一起，就得出全體國民所得的數字，當時我和幾位朋友，曾就估計的方法，在席上提出幾點討論。諸如中國勞力和資本市場的不發達，平均工資率和平平均利潤率怎樣求得出來，各業資本數字從那裏去找？自耕自種的小型農業和自販自賣的小型商業中，怎樣計算各種所得形態的支付，這都是偏重所得概念和估計結果正確與否的討論，我現在要指出主計部估計方案中一個最大的弱點，就是他忽略了全國的最後生產應該等於全國的國民所得，主計部所以不從生產方面下手，而寧願從難以確定的所得形態支付方面下手，主要的原因，是在避免計算各業的淨產值，也就是避免計算各業的「使用者成本」，如果計算個別產業的淨產值，使用者成本中當然包括向其他各業購買的原料、燃料、運費等項以及資本消耗，逐一計算，當然非常困難，主計部的統計局似乎不明白就一個國家的整個經濟體系而言，全國的淨產值，只是全國的最後產品總值減去資本消耗以後的淨值，這個時候使用者成本中只有資本消耗一項，如果主計部統計局只是說成本統計比生產元素的支付統計難找，而不否認生產元素的支付統計比生產統計還要難找，那麼我們就沒有放棄從全國最後產品生產統計中去估計全國國民所得的理由，主計部如果不採用這種入手的方法，尤其可惜，因為放棄了這種方法，國民所得的支出面，就看不出來，主計部失去了作國民預算的機會，也就失去了作政府預算的根據。

五

戰爭正在蔓延，這個問題這個時候提出來，多少顯得有點迂闊，迂闊，但不一定遙遠，主計部在這種殘缺紛亂的局面中，有心估計我們的國民所得，心情是苦悶的，精神却是值得稱道的，還願意為和平時期盡一點勞務？請為中國國民所得估計方案，立一個健全的模範。

本刊訂銷辦法

- 一 本刊歡迎直接訂閱，請一次至少付刊費金圓三十元，按每期售價八折及實貼郵費折算，款盡時，另開結單函請續定。
- 二 批銷每期至少在五份以上，照價七折，外埠郵包費外加，本埠按期現批，外埠存貨發貨，特約總經售辦法另議。
- 三 寄遞方法，請來函說明。舊戶續訂或查詢事項，務請註明戶號。
- 四 本刊訂銷事項，請向上海（〇）九江路二一九號一〇三室華夏圖書出版公司洽定。

統計資料選輯

(一) 上海港航運能力統計

(A) 各級船舶艘數及總噸數

種類	噸級	36年12月		37年1月	
		艘數	總噸數	艘數	總噸數
輪船	20—200	490	32,248	495	32,296
	200—500	79	25,827	86	27,686
	500—1,000	95	69,620	100	72,950
	1,000—3,000	124	226,444	126	229,782
	3,000—5,000	73	264,938	74	268,600
	5,000—8,000	21	141,642	22	147,677
	8,000以上 合計	1 883	8,220 768,975	1 904	8,220 787,211
小輪船	10以下	83	632	86	648
	10—20	167	2,398	176	2,534
	合計	250	3,030	262	3,182
拖駁船	200以下	189	19,442	195	20,010
	200—500	113	33,013	117	33,999
	500—1,000	7	7,584	7	7,584
	1,000以上	4	8,914	4	8,914
	合計	313	68,954	323	70,508
帆船	200—500(担)	740	253,499(担)	749	256,565(担)
	500—1,000(担)	243	153,016(担)	243	158,016(担)
	1,000(担)以上	41	70,258(担)	42	71,557(担)
	合計	1,024	481,773(担)	1,034	486,138(担)

資料來源：交通部上海航政局

(B) 輪船艘數及總噸數分類統計 (20噸以下小輪船不包括在內)

分類標準	類別	36年12月		37年1月	
		艘數	總噸數	艘數	總噸數
	各類總計	883	768,975	904	787,211
依種類分	輪船	530	725,794	545	741,889
	拖船	136	23,799	141	25,964
	帆船	190	17,642	191	17,618
	漁船	27	1,740	27	1,740
依經營方式分	國營	262	346,699	264	349,169
	民營	49	53,031	49	53,032
	合計	572	369,245	591	385,010
依取得方式分	戰前	82	46,134	86	49,298
	戰時	20	2,295	20	2,637
	勝利後	383	104,331	396	108,721
	盟國收買	179	342,657	181	345,128
	國幣收買	107	31,370	107	31,370
	國外購入	112	242,187	114	250,058
依航路分	遠海	152	508,644	154	518,342
	沿海	118	122,225	122	125,085
	近海	113	23,642	113	23,642
	長江內河	251	103,875	262	109,471
	合計	249	10,588	253	10,671
依用途分	客貨	39	35,657	39	35,657
	客船	563	636,842	572	648,584
	拖船	78	69,825	84	74,184
	漁船	173	24,596	179	26,731
	合計	30	2,055	30	2,055
依船齡分	5年以下	351	323,990	363	326,999
	5—10年	77	36,872	81	39,264
	10—20年	98	26,348	102	29,511
	20—30年	104	188,809	106	196,506
	30年以上	82	166,717	82	166,717
	不詳	171	26,239	170	26,213
依船質分	鋼鐵	407	628,875	422	640,255
	木質	128	111,552	130	118,357
	合計	348	28,548	352	28,598
依所用燃料分	用油	528	801,017	541	302,788
	用煤	355	467,958	363	484,423

資料來源：交通部上海航政局

(二) 上海金融市況

(A) 上海票據交換及退票統計表

時 期	交 換 票 據				退 票				
	交 換 張 數		交 換 金 額 (金圓券千元)		張 數	金 額 (金圓券千元)	平均面額 (金圓券元)	比 率 張數 金額	
	全周總計	每日平均	全周總計	每日平均					
11月15日—20日	677,333	112,869	2,498,898.0	416,483.0	11,175	24,491.5	2,706	62.1	104.1
11月22日—27日	828,697	138,116	4,056,775.6	676,129.3	10,717	29,649.3	2,771	78.1	140.1
11月29日—12月4日	947,648	157,941	4,977,280.1	829,546.7	25,146	147,453.5	5,889	38.1	34.1
12月6日—11日	920,328	153,388	5,590,708.2	931,784.7	18,514	84,169.8	4,550	49.1	66.1

(B) 上海外匯市價及存款兌現數量表

37年 月 日	外 匯 市 價 (美金一元折合金圓券元)			存 款 兌 現			
	移 轉 證 成 交 價		偽 匯 牌 價	兌 出 黃 金 銀 幣 數 量		收 解 通 貨 數 額 (金圓券元)	
	高	低		黃 金 (兩)	銀 幣 (枚)	存 款	兌 現
12 2	30.00	39.00	34.0	15,648.156	111,997	16,768.126	16,768.126
3	32.00	30.00	36.0	9,149.428	167,586	10,825.288	10,825.288
4	36.00	33.00	36.0	8,887.255	153,530	10,422.555	10,422.555
6	39.00	35.50	38.0	17,427.019	102,940	18,456.419	18,456.419
7	44.50	42.50	42.0	—	—	—	—
8	48.50	44.00	46.0	—	—	—	—

註：自十一月廿九日至十二月四日，本市黃金共兌出 67,958.001 兩，又銀幣 726,512 枚，共當收回現鈔計 150,446,242 元。

(C) 上海利率行情及匯出匯款匯率表 (利率單位 每千元日拆元)

時 期	利 率 行 情				上 海 匯 出 匯 款 匯 率							
	銀 錢 業		市 場 暗 息		廣 州		天 津		重 慶		漢 口	
	存	欠	高	低	國 行	商 業	國 行	商 業	國 行	商 業	國 行	商 業
11月15日—20日	4.50	13.00	100.0	40.0	1020	1400	1020	1250	1020	1300	1020	1250
11月22日—27日	5.00	15.00	50.0	30.0	1100	1400	1020	1250	1100	1400	1025	1250
11月29日—12月4日	5.00	15.00	70.0	30.0	1100	1500	1020	1100	1020	1200	1005	1100
12月6日—11日	5.00	15.00	30.0	25.0	1020	1100	1020	1000	1020	1200	1100	1050

(D) 上海棉紗布疋配售量值表

時 期	棉 紗			布 疋	
	數 量 (件)	折 合 二 十 支 紗 (件)	金 額 (金圓券千元)	數 量 (疋)	金 額 (金圓券千元)
11月15日—20日	306	514	2,322.6	25,810	7,324.8
11月22日—27日	199	371	1,735.4	25,990	8,523.6
11月29日—12月4日	230	427	2,398.2	26,330	10,380.9
12月6日—11日	141	278	1,601.6	23,400	9,264.1

經濟大事誌

日一十至日五月二十

國內部份

財政

△十二月五日 滬市財政又陷困境，十一月份全市稅收總和爲一千二百餘萬元，而該月份發放公教人員薪金即需二千餘萬，此項赤字正同當局妥商請求彌補中。

卅七年短期國庫券條例，立法院業已修正通過，期限共分一月二月三月三種，面額分一百、五百、一千、五千等五種，月息一分五厘，由央行在市場發行。

△十二月七日 外幣公債調換整理公債工作，自十一月一日，京央行開始承辦以來，成績至爲良好，截至目前止，以民國廿七年美金公債，美金債票及美金債票，廿九年建設金公債第一期美金債票及美金債票，三十一年同利勝利美金公債，以及卅六年短期美金庫券等四種公債，調換卅七年整理債券者，總值已達金圓三百七十五萬餘元。

金融

△十二月六日 央行貼放會爲應生產及出口事業之迫切需要，准予辦理貸款，貸款方式分爲收購成品及質押放款兩種，并以收購爲主，收購之辦法仍按過去之規定，由央行委託國家行局辦理，其關於質押貸款辦法，仍須透過國家行局或商業行莊向貼放會申請。此項緊急貸款章程則與原放款規則不同之點如下：(一)貸款利率將比照商業行莊核定利率入拆計算，央行九折轉押，轉押利率照原貸款利率減低三分，(二)貸款期限限爲三十天，必要者得予轉期。

貿易與外匯

△十二月七日 因戰事告緊，出口貿易南移廣州跡象，日趨顯著，週來流轉出口物資達七千萬港幣之鉅，以豬鬃爲最多。

外匯轉移證日來因求者殷切，供者不多，趨勢堅升，今日四十四元五角始有少數成交，計較前一日上升六元。又央行僑匯掛牌結算價，亦受結匯證影響而提高爲每美元折四十二元金元。

美援

△十二月五日 蔣夫人在美頃提出三年援助方案，由顧維鈞大使呈杜魯門總統，內列舉四項援助辦法，三年約需費三十億美元。

△十二月九日 美經合總署署長韋夫曼氏將於最近期間來我國，渠在英國稱：「余去中國乃在作實地觀察，蓋吾人不能在華盛頓獲得正確答案也，同時美國援華計劃，目前情況下，必須予以調整」。

國外部份

日本

△十二月六日 聯合國遠東亞洲經委會議席上，美代表惠特曼表示美國決支持日本擴展貿易。惠氏建議遠東經會在擴大日本貿易時，應設法成立多邊貿易協定，而不必成立雙邊協定，遠東經會國家均應以原料供給日本，各國均應研究以各種來源之美元購買日本貨物之可能。

△十二月七日 盟國遠東委員會本日宣佈：盟國對於日本對外貿易所施之種種限制，現正計劃加以開放，以便發展日本之平時貿易，一切限制均將撤銷，僅保留若干最低限度之必要章程，藉以防止非和平目標之貿易或壟斷統制之崛起，世界各地之貿易代表今後可進入日本，并在日本居住與旅行，僅受制於盟國駐日統帥麥克阿瑟所擬爲必要之章程。遠東委會通過一項政策，規定日本之對外貿易應按以下方式之進行：(一)貿易之進展與平衡之擴充，應對遠東與日本平時需要配合之標準，(二)獎勵輸出，(三)實施自由競爭辦法，制止日本經濟力量與國外貿易專利之過度集中戰前在日本具有財產權益之公司行號。

法國

△十二月八日 法國財政當局目前所面臨之最重要問題爲籌款三千五百億左右，以應付復興工作。額外支出以及根據馬歇爾計劃的工業需要，據悉政府之辦法欲實行「強制公債」，并急劇增加稅收，但此計劃已遭各報紙之強烈抨擊，急進社會黨且曾提議，裁汰國事營業的冗員，以節省開支。

美韓貿易

△十二月五日 韓政府公報宣佈：本年一月至九月美國輸入南韓之物資，總值美金一億元，其中糧食十九萬一千六百卅三噸，糖一萬八千三百十八噸，鹽十萬五千七百七十五噸，乳粉三千一百四十四噸，煤六十九萬九千六百六十三噸，肥料卅噸九千六百四十九噸，其他尚有汽油、棉花、羊毛、車胎、橡皮等等。

東歐

△十二月五日 保加利亞內閣，四日通過自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止的五年計劃。

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民國四年創立

營業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兼辦儲蓄信託外匯倉庫

總行：上海南渡路五〇號
電話：一二五六〇

分行處：
上海愚園路 上海南京西路 上海
海林森中路 上海八仙橋 上海
虹口 上海提籃橋 重慶
昆明 貴陽 西安 寶雞 成都
萬縣 長沙 南昌 漢口 蕪湖
南京 無錫 蘇州 青島 濟南
廣州 北平 天津 青島 濟南
蚌埠

金城銀行

總行上海江西路

各地分支行處

上海	蘇州	常州	無錫	南通	南京	漢口	武昌	長沙	沅陵
重慶	成都	自流井	威遠	樂山	瀘縣	貴陽	昆明	寶雞	天水
蘭州	漢中	西安	鄭州	開封	北平	天津	青島	廣州	香港

中興輪船公司



經營國內外航運
搭客·裝貨·直屬海輪

中興輪 景興輪
魯興輪 昌興輪
季興輪 平興輪
永興輪 啟興輪

地址：上海四川中路261號
電話：一六三八七 轉接
一三八七〇 各部
電報掛號：五三〇〇

上海久大鹽業公司

科學製鹽 精潔衛生

行銷全國 三十餘年

總管理處：上海新昌路九十三號
電話：三〇〇七四號
電報掛號：七七〇一號

工廠：河北省 塘沽
江蘇省 連雲港
四川省 自流井

經理處：天津 南京 九江 長沙
上海 蕪湖 漢口 常德
岳陽 萬縣 武穴 杭州

本報訂閱辦法

地位	面積	每期刊費
底封面	1面	金圓50圓
底封面	1面	金圓70圓
普通	1面	金圓50圓

一、本報廣告一律單色
二、圖案鮮艷請客戶自備
三、刊登六期以上者照定價八折實收

一、直接定閱本報，請一次預付刊費金圓三十元，按每期刊費八折及實貼郵費計算，款盡時，另開結單函請續定。
二、寄閱方法，請來函說明，寄戶續定或有查詢事項，請註明戶號。
三、本報訂閱事項，請向上海（〇）九江路二一九號一〇三室華夏圖書出版公司洽定。

發行所：華夏圖書出版公司 印刷廠：華夏圖書出版公司 印刷廠

上海（19）丹陽路155號 電話5275
上海（〇）九江路219號103室 電話19273

太平洋輪船股份有限公司

The Pacific Steamship Co., Ltd.

經常航行中國沿海南北洋及長江各線

安全 迅速 舒適 穩妥

上海東大名路三七八號三樓
電話：五一八一六
電報掛號：一三四七 PACSTEAM